

正月初六,恰逢立春。一轮四季从此始。

二十四节气,立春是开始,是万物始发,是耕耘播种,是新生与希望。

说到节气,中国人当然不陌生,因为这是融入民族血脉的文化遗产,是华夏民族祖祖辈辈年复一年的生活密码。是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,贡献于世特有的伟大发明,是古代先民长期观察研究天文、气候、物候的结晶,是世界上最诗意的历法。一轮四季,与我们邂逅二十四次,年年如是,周而复始。节气中那些纯朴的习俗、庄严的仪式、浪漫的传说,于当今来说,就是中国人传统文化与精神空间的田园牧歌。

春雨惊春清谷天,夏满芒夏暑相连。

秋处露秋寒霜降,冬雪雪冬小大寒。

这首节气歌,在儿时就反复吟诵。今天,让我们从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气立春出发,依物候而作,在重新吟唱节气的民谣里,体察天地瞬间的曼妙变幻,找回生活日常的美好欢喜。依据物候衣食,感受时光之美,感受在春天的头一茬阳光下地气萌动、嫩芽萌发的人间好时节。

立春是二十四

节气之首,很早的时候,中国古代民间都是在“立春”

这一天过节,相当于现在的“春节”,农历正月

月初一则称为“元旦”。而

今天关于“元旦”“春节”两个节日的叫法,始于公元1911年。

这一年,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,推翻了清朝的统治,建立了“中华民国”。

各省都督代表在南京开会讨论,决定使用公历,把农历的正月初一叫作“春节”,把公历的1月1日叫作“元旦”。孙中山于1912年1月初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,为了“行夏正,所以顺农时;从西历,所以便统计”,定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,改公历1月1日称为岁首“新年”,称“元旦”。

农历和二十四节气,是祖先留给我们独有的遗产,它系着我们与祖先的血脉。我们生命里的经历、感知、成长,一时一事,都镌刻在流年深处。让我们在这有滋有味的平常日子里,从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气立春说起吧。

立春,作为四季轮回周而复始的开端,表明又一个春天来了,一个新的时序又开始了。一个“立”字,让人不敢轻慢,它像一个看不见但能感知到的部落首领,统领万物迎着太阳走向春天。看看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是如何说“立春”的:“立春,正月节。立,始建也。五行之气,往者过,来者续。于此而春木之气始至,故谓之立也。立夏、秋、冬同。”

若按公历,立春一般在2月4日前后,此时太阳到达黄经315°。

在乡间,立春也叫“打春”。“打春”二字是很有动作力度的心情体现。纳藏了一个冬季的人们,在新的一年里开始之际,的确应该用一种动作来体现“立春”这个节气

的心情。仔细算来,从冬至日开始数九,数过了小寒和大寒,数过了“五九”四十五天,就迎来了万物复苏中春天的第一个日子。一年由此启程,大地上的物候重新轮回,人间的故事便开始新一轮讲述。

而我对“打春”这个节气深有印象,是始于当知青插队时。那时候,每逢寒冬腊月、年关前后总会听到乡亲们闲聊拉呱,说再过一天或者两天就该“打春了”。那时根本不明白“打春”跟整日的农事劳作有何关系,倒是常见村中老人们袖着手在街边墙脚“晒老爷子(晒太阳)”,你一言我一语地扯闲篇,这些干了一辈子农活的庄稼把式说到节气、说到立春,真是一副不容置疑的神态:说“打春”时在地下挖个小坑,再往坑里虚土上插一根鸡毛,每到交节打春的那一刻,鸡毛就会抖动一下甚至从土里弹起来……他们兴致勃勃,说得有鼻子有眼。起初我以为不过是乡间人们的神侃,就像他们平常嘴边的鬼故事一样。后来听得多了就不由自主地认真对待起来,始觉出这是祖祖辈辈的乡亲们,在经年的劳作与生活中,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而积累下的经验之谈。在此后岁月轮回的寻常日子里,我慢慢体会出,乡村老人们的这个说法,意味着立春的那一刻,大地深处酝酿了一个冬天的浩大生机,在那一刻苏醒了!

古代将立春的十五天分为三候(一候五天):“初候东风解冻,二候蛰虫始振,三候鱼陟负冰。”说的是东风送暖,大地开始解冻;立春五日后,蛰居的虫类在洞中慢慢苏醒,冬眠的动物开始活动了;再过五日,河里的冰开始融化,鱼开始到水面上游动,此时水面上还有没完全融化的碎冰片,就好像被鱼背着一般浮在水面上。

立春三候中,东风是中国人理解的八风之一。即四时八节之风。何谓四时八节?四时乃春夏秋冬四季,八节乃立春、春分、立夏、夏至、立秋、秋分、立冬、冬至。在史书《易纬通卦验》记载中,关于四时八节之风有这样的表述:“八节之风谓之八风。立春条风至,春分明庶风至,立夏清明风至,夏至景风至,立秋凉风至,秋分阖闾风至,立冬不周风至,冬至广莫风至。”这是从时间上定义。从空间上定义,八风是四正四隅的八方空间之风:“东风叫明庶风,南风叫景风(亦名凯风),西风叫阖闾风,北风叫广莫风,东北风叫条风(又叫荣风),东南风叫清明风,西北风叫不周风,西南风叫凉风。”时空统一,东风指的就是春风。在八风之中,东风于我们最为亲切,也最受欢迎,常常预示着新事物和新风气的来临。李贺的“东风风来满眼春”诗句,曾被用作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的新闻报道标题,随着这一意义深远的大事件,以此作标题的诗句也远播国内外。还有《九歌·山鬼》中:“东风飘兮神灵雨”,苏轼的“东风知我欲山行,吹断檐间积雨声”,辛弃疾的“东风夜放花千树”……东风寓意着生机和活力,也因此过去的生活中就有了许多“东风”品牌的产品。

东风吹来之际就是春天来临的信号,敏感的植物都感觉到了。

虽然,自然无语大地不言,但它却用这样一种方式告诉人们,万物正在无声无息中萌动,我们留意观察,这该是怎样一幅周而复始的美妙图景。

的确,从立春之日起,天空地上都将出现新景象。只是这季节更替的新景象让人在当下眼花缭

乱、目不暇接的科技产品面前失去了对四季轮回的感知。

如果你有兴趣,便可发现从立春这天开始,那些星辰在不知不觉中变换了位置。比如我们人人都熟悉的北斗星,那斗柄由北指向东指,正应了一句古语:“北斗东指,天下皆春。”再留意大地之上,则开始显露春讯生机。民谚说:“立春一日,水暖三分”,“立春三日,百草回芽”。东风吹来,河水解冻,蛰虫苏生,草木渐渐长出嫩芽,而在南方过冬的候鸟,就如内蒙古歌曲《鸿雁》中唱的,正翘首北望,带着思念,准备“北归还”呢!

春天,是充满生机的季节,立春,是充满希望的节气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,一春之计在立春。古时,人们格外看重立春这个节气。人们习惯把立春叫作“打春”,缘于立春日的鞭打春牛风俗。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立春节日发展史上,春牛一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。“周公始制立春土牛,盖取土牛以示农耕早晚”。足以说明其历史之久远。千百年来,人们用“打春”这种仪式祝愿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。在中国的阴阳理论中,牛为土畜,土能胜水,故能驱除阴气。

因此,在传统的农耕社会,立春的节日活动仪式必不可少,这种仪式主要有迎芒神、迎春牛和鞭春牛。

芒神,就是句芒。句芒为春神,即草木神和生命神。《山海经》中这样描绘句芒:“东方句芒,鸟身人面,乘两龙。”句芒的形象是人面鸟身,执规矩,主春事农耕。太阳每天清晨从扶桑升起,神树扶桑归句芒管,太阳升起的那片地方也归句芒管。这位神话中的天神因为主管春事农耕,因而深受人们敬仰。

在民间,句芒的形象有明确的规定,体现了中国的农历和节气特点,如句芒身长三尺六寸五分,象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;鞭长二尺四寸,象征一年有二十四个节气。句芒站立的位置,也要根据五行的干支和阴阳年确定。年份尾数是奇数就是阴年,尾数是偶数就是阳年。阳年,句芒站在春牛左边;阴年,句芒站在春牛右边。句芒有时还手执彩鞭。这时的句芒,被唤作“芒神”,既是春神,又兼有谷神的职能。民间一年的农事,尽在句芒的掌握和安排之中。

周代就有设东堂迎春仪式,说明祭句芒由来已久。由于鞭春牛与迎芒神的活动接近,到宋代将之合并为立春日的“打春”活动。打春,向为历代帝王重视,至唐、宋两代甚为盛行,尤其是宋仁宗颁布《土牛经》后,使鞭土牛风俗传播更广,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。

立春日,古代帝王要举行隆重的迎春大典。两千年前成书的《礼记》中,就有这样的记载:“先立春三日,太史谒之天子,曰‘某日立春,盛德在木’。天子乃斋。立春之日,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,以迎春于东郊。还返,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。”这种活动影响到民间百姓,使之成为后来世世代代全民的迎春活动。宋代的《梦梁录》中记载:“立春日,宰臣以下,入朝称贺。”这说明,迎春活动已经从郊野进入宫廷,官员互拜,祝贺春天的来临。而有关“打春”的记载,清代更显得隆重。清人的《燕京岁时记》中也记载:“立春先一日,顺天府官员,在东直门外一里春

场迎春。立春日,礼部呈进春山宝座,顺天府呈进春牛图,礼毕回署,引春牛而击之,曰打春。”另外,清人让撰撰写的《京都风俗志》中也有记载:“立春之仪前一日……迎春牛芒神入府署中,搭芦棚二,东西各南向,东设芒神,西设春牛,形象彩色,皆按干支,准令男女纵观,至立春时……众役打焚,故谓之打春。”然后,人们将春牛的碎片抢回家,视为吉祥。

千百年来的迎春经验,源远流长的风俗传承,成为立春节气里不可或缺祈福仪式。立春之日,京城官府这般隆重,而各地方官也莫不如此。

既然是千百年来的一种文化遗产,作者生活的长治地区的节气风俗当然也不例外。查阅史料得知,史称潞安府的长治地区,古代流传下来的迎春和打春习俗,清时仍然流行。彼时,每逢立春日早晨,潞安知府和长治知县会亲率僚属,驾着装有核桃、柿

的多年生蔬菜,宿根可耐经冬严寒,待冰雪消融,根芽借着地力蓬勃向上,最先萌生绿意。头茬韭菜味最鲜。因此,春盘中的“细生菜”就是刚刚破土的春韭。韭味辛,故春盘又称“辛盘”。明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载:“五辛菜,乃元日立春,以葱、蒜、韭、蓼蒿、芥辛嫩之菜,杂和食之,取迎新之意,谓之五辛盘。”

的确,从养生的角度来说,经过漫长的冬天,人体脏腑中浊气淤积,而立春节气一到,正可借食辛以驱之。

时至今日,一些节气风俗仪式虽然消失了,但与吃有关的习俗却顽强地保留下来。食春盘、吃春饼依然是立春日人们餐桌不可缺少的应时食物。人们立春日依然有吃春饼的传统,这是食春盘习俗的延续。如今食春饼时,常用韭菜、芹菜、菠菜、绿豆芽、鸡蛋、粉丝和炸的焦黄的豆腐丝一起炒成合菜,或薄



瑞雪兆丰年

史选大 摄

饼、大枣等一应干果的纸春牛,抬着一张供桌,上面陈放猪、羊、饼等供品,锣鼓打鼓,到郊外指定地点设祭焚香,举行迎春典礼。礼毕,用棍棒将“春牛”打破,这就是所谓“打春”。“春牛”破毁,干果纷纷洒落,任周遭围观百姓拾取。抢到干果者预示新的一年五谷丰登吉祥兴旺。

至民国年间,迎春仪式渐衰,县府不再出面举行隆重的“打春”仪式。但却盛行商家立春日“出行”的风俗。出行,又叫接喜神,是各路商家祈祝生意兴隆、财源亨通的一种仪式。立春日早晨,商家纷纷出动。各自抬上供桌,携带一个钱袋,里面装着干制钱,锣鼓喧鸣,到指定地点设祭。祭毕返回,沿途燃放鞭炮,不时抛撒一把制钱,听凭路人哄抢,那场景自然十分热闹喜庆。

除了“打春”仪式,在众多迎春习俗中,当时流行的应节食品还有食春盘、吃春饼等。旧时上至宫廷,下至民间均有此俗。杜甫在《立春》诗中写道“春日春盘细生菜”,每每读这句诗,我会不由自主地猜想古人春盘中的“细生菜”究竟是哪种菜?直到有一次读苏东坡的“渐觉东风料峭寒,青蒿黄韭试春盘。”一句,才恍然知晓春盘中的“细生菜”乃为何物。

乍暖还寒之时,韭菜,这种外貌与青草最为近似

饼卷食或凉拌佐餐,既提神祛浊,又开胃通窍。

新春伊始,人们期待年景丰穰,阖家兴旺,因此吃春饼所用几种食材以芹喻勤劳耕作,以韭喻生命长久。蕴含美好寓意的美味,使得“咬春”这一习俗一直流传至今。

在更广阔的民间,衍生和流行着一种更为简便的“咬春”风俗,即立春日吃个生萝卜,消食补气防病。千百年形成的风俗,至今还在华夏大地上沿袭流传,成为一种立春文化。

作为二十四节气之首,立春在农业社会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。立春,也意味着一年农事的开始,在人们心目中,春是新生,万物始发;春是希望,耕耘播种。农谚说:“立春雨水到,早起晚睡觉”,春季备耕要开始了。

立春时节,人们祈求五谷丰登的愿望还深深烙印在心里,因为,这个节气依然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,只是从外在的形式转为内心的祈愿。

古往今来,立春日,已经不仅仅限于农业节气,更渗透了中国人对自然的体察以及对人生的感悟。立春,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民谚说:“春打六九头”。立春过后,东风徐来,漫过原野,大地将渐渐丰盈,人们的日子也在对新春的憧憬中愈发地生动鲜活起来。